

绿山墙的安妮·峰回路转*

露西·莫德·蒙哥玛利

1908-04

第二天玛丽拉上镇上去了，傍晚才回来。安妮到果园坡去找戴安娜，回家后发现玛丽拉手撑着脑袋，坐在桌旁。不知怎么的，一见她那垂头丧气的样子，安妮打了个寒战。安妮从未见过玛丽拉这样没精打采地呆坐着。

“你累了吧，玛丽拉？”

“是的……不，我说不上。”玛丽拉抬起头，疲倦地说，“我想我是累了，可我还没有想到这份儿上来。问题不在这里。”

“你见过眼科大夫了吗？他怎么说？”安妮急切地问。

*Click to View:<https://web.archive.org/web/20221205032315/https://www.nunubook.com/yuyantonghua/8335/321325.html>

“是的，见过了。他检查了我的眼睛。他说，要是我不再看书和做针线活，不再做任何有伤眼睛的事，要是我注意不掉眼泪、戴上他配的眼镜，那么他认为我的眼睛不会再继续坏下去，我的头痛病也会消失。他说，要是不这么做，他说我的眼睛肯定会在六个月内瞎了。瞎了！安妮，你想过这话吗？”

安妮惊叫了一声，接着陷入了片刻的沉默。她觉得自己实在无法回答。过了一会儿她勇敢地说：“玛丽拉，别再想这事了！你知道，大夫已经给了你希望。要是你多加注意，你是完全不会失明的。要是他配给你的眼镜能治好头痛，那就是天大的好事了。”

“我可认为希望会有多大，”玛丽拉痛苦地说，“要是我既不能看书，也不能做针线活，什么事都做不成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那还不如瞎掉的好——死了的好。要说掉眼泪，每当我感到孤独时，我忍不住要掉泪。得了，这事儿还是不说的好。你去给我倒杯茶吧。我累坏了。眼下这事你千万别对任何人说起。那样人家就会跑来问长问短，说些同情的话，没

完没了的，我可受不了。”

玛丽拉吃好晚饭，安妮劝她睡觉去。安妮自己也回到东山墙，泪水涟涟，心情沉重。黑暗中，她在窗旁坐了下来。自她回家后的那晚以来，发生了多少令人痛心的事！当时她满怀希望与欢乐，未来似乎是光辉灿烂的。安妮觉得此后自己已生活许多年了。不过在她上床睡觉前嘴角还是露出一丝微笑，心情也平静下来。她勇敢地正视自己的责任，且把它看作自己的朋友——当我们坦然直视责任时，责任就始终成自己的朋友。

数天后的一个下午，玛丽拉刚在前院与一位来客说了一阵话后，慢慢地走了进来。安妮一眼就认出来客是卡莫迪来的萨德勒。安妮不知道他说了什么，害得玛丽拉的脸色这么难看。

“萨德勒先生干什么来的，玛丽拉？”

玛丽拉在窗口坐了下来，眼望着安妮。尽管眼科大夫再三叮嘱她不要哭泣，她的眼睛里还是泪汪汪

的，连说话的声音都变了：“他听说我要把绿山墙卖了，想买下来。”

“买下来！买下绿山墙！”安妮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，“哦，玛丽拉，你是不是说要把绿山墙卖了？”

“安妮，此外，我不知道还有别的办法。我已仔细考虑过了。要是我的眼睛没问题，我能在这里待下去，雇上个得力的帮工，料理好事务，管好这个家。可从现在的情况看来，我没法维持好这个家了。我可能完全失明，那时怎么也管不了事了。哦，我压根儿没想到过在我的有生之年会变卖自己的家产。可情况将会每况愈下，到时候就不再有人想买绿山墙了。我们家的每分钱都放到银行里去了。还有几张去年秋天马修签的单据，要偿还。雷切尔太太劝我把农场给卖了，住到别的地方去——我想跟她一起住。绿山墙卖不了多少钱——规模太小了，房子又很旧。不过我估计，得来的钱还是能维持生活的。幸好你有一笔奖学金，安妮。遗憾的是你放假时，无家可回了。情况

就是这样，不过我想你好歹能对付过去的。”

玛丽拉说罢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。

“你不能卖绿山墙！”安妮坚决地说。

“安妮，我也不想卖呀。可情况就是这样，你也看得很清楚。我不能孤孤单单一个人住在这儿。种种困难和孤独会逼得我发疯的。再加上我的视力会——我知道准会的。”

“你不会独自一人待在这儿的，玛丽拉。有我陪着你呢。我不准备去雷德蒙德了。”

“不去雷德蒙德！”玛丽拉双手捂着那憔悴的脸，这时放了下来，同时抬起头，望着安妮，“什么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说得很明白了。那份奖学金我不要了。昨天晚上你从镇上回来后我就作出了这个决定。你为我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，你不应该认为我会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丢下你一走了之的。我想了又想，盘算很久

了。请听听我的打算吧。芭里先生想在明年把咱们家的农场租下来。所以你用不着为这事操心了。我打算去教书。我已向这里的学校提出了申请——我估计不能得到这份工作，因为我知道理事会已答应把这职位交给吉尔伯特·布莱思了。那我就去卡莫迪的学校——昨晚布莱尔先生就跟我说过。当然这就没有在阿丰利学校合适方便，可至少在天气暖和的时候，我可以住在家里，来回自己驾车。即使在冬天，星期五我可以回家。这样咱们得留下一匹马。哦，我全想好了，玛丽拉。到时候我可以给你念念书，让你快乐，你就不会寂寞孤单了。你我在一起会非常舒心和幸福的。”

玛丽拉仿佛身处梦境，呆呆地听着。

“哦，安妮，要是你有你在身边，我的日子就会非常快乐的，这我知道。但我不能让你为了我牺牲自己的前程。那就太可怕了。”

“说到这里去了！”安妮开心地笑开了，“说不上是牺牲。没有比卖掉绿山墙更糟糕的了——没有

什么比这更伤我的心了。咱们一定要守住这个心爱的老地方。我不准备去雷德蒙德了。我就要留在这儿教书。你丝毫也不要为我操心。”

“可你的抱负——和——”

“我照样有自己的抱负。只是我改变了抱负的目标而已。我要做个好教师——我也打算保住你的视力。此外，我想在家里自学，自修一些大学的课程。哦，我的打算有一大堆哩，玛丽拉。这都是我足足花了一个星期想出来的。我要把一生中最美好的东西都献给这里，我相信我也会得到最丰厚的回报。我离开女王学院时，我的面前似乎展现一条康庄大道，我以为沿着它走下去，就能看见许多的里程碑。现在我只是遇到一个弯道。我不知道过了这弯道那边有什么，但我深信，一定是最美好的。这条弯道自有它迷人之处，玛丽拉。我想知道过了弯道通向何处——是不是有碧绿而轻柔的光华和变幻无常的光彩和阴影——崭新的风光——陌生的美景——接下去是不是有多道弯、多座山。”

“我觉得不该让你放弃才是。”玛丽拉说。她指的是不该放弃奖学金。

“可你阻止不了我。我已经十六岁半了。我这个人，像雷切尔太太说的，‘固执得像驴’。”安妮说着笑了起来，“哦，玛丽拉，你用不着怜悯我，我不喜欢别人怜悯，也不需要怜悯。我一想到能留在心爱的绿山墙打心眼里感到高兴。没有人像你我那样爱它——所以咱们一起要守住它。”

“老天保佑你这姑娘！”玛丽拉只得同意了，“我觉得你像是给了我新的生活。我认为我本应该坚持让你去上大学的——但是我知道，我拗不过你，所以不再打算劝你了。不过，我会让你得到补偿的，安妮。”

安妮·雪莉放弃去上大学，准备留在家乡教书的消息传开后，在阿丰利闹得沸沸扬扬，议论纷纷。大多数好心人，由于不了解玛丽拉眼睛的病情，以为安妮太傻了。可阿伦太太不这么想，所以她说了不少表示赞同的话，这让这姑娘高兴得热泪盈眶。好心的

雷切尔太太也持有相同的观点。有天傍晚她来到绿山墙，看到安妮和玛丽拉在花香扑鼻的暖和的夏日暮色中，一起坐在前门口。每当暮色苍茫之时，花园四周白蛾飞舞，清新的空气里薄荷飘香，她俩总喜欢坐在那里。

雷切尔太太一副疲惫的神情，舒了口气，她那壮实的身躯在门旁石凳上坐了下来。石凳后面是一排高高的粉红色和黄色的蜀葵。

“不瞒你说，到底有个地方坐坐了，真高兴。瞧我这两条腿，压着个两百多磅的身子，整天跑来颠去的，够累人的。不发胖的人才叫有福气哩，玛丽拉。我希望你好好珍惜。嗯，安妮，听说你放弃了上大学的念头，我非常高兴。你现在受的教育够高的了，一个女人，能做到这一步该满足了。我可不相信姑娘家跟小伙子一起上大学，满脑子装了拉丁文、希腊文之类的乱七八糟东西有什么有好处。”

“可我还是照样要学拉丁文和希腊文呢，雷切尔太太。”安妮笑着说，“我准备就在绿山墙里学习

文科课程，把大学里要学的全学会。”

雷切尔太太惊讶得举起了双手。

“安妮·雪莉，你会累死的。”

“哪能呢？我会健健康康的。哦，做事我会量力而行的，正像‘约西亚·阿伦的太太’说的，我会‘悠着点’的。漫长的冬天晚上，我有的是空闲的时间，我天生就不喜欢干编编织织的活儿。知道吗，我要去卡莫迪教书。”

“这我没听说。我看你准在阿丰利教书。理事会已决定让你来阿丰利的学校任教了。”

“雷切尔太太！”安妮跳了起来，意外之余大声说道，“不是吗，他们已答应吉尔伯特·布莱思了！”

“他们是答应了。不过吉尔伯特一听说你提出了申请，便跑去找他们——昨天晚上他们在学校里开

了事务会——他对他们说，他要收回自己的申请，还建议接受你去任教。他说要到白沙镇去教书。不用说，他放弃这里的学校完全是为了你好，因为他知道你多么希望能和玛丽拉待在一起。我得说，这小伙子的心地就是好，想得也周全，就这话。他也够有自我牺牲精神的，因为那得多付出一笔在白沙镇的食宿费用，大家都知道，他得自己赚够钱好去上大学。就这样理事会决定聘用你了。托马斯回家把这事跟我一说，可把我给乐坏了。”

“我认为我不应该接受，”安妮喃喃低语，“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应该让吉尔伯特为了——为了我而作出牺牲。”

“我看你现在没法阻止了。他已跟白沙镇方面签好了合同。就是你拒绝了，对他也没有好处。不用说，你会接受这所学校的。现在这里已没有派伊家的孩子在上学，你会干得顺顺当当的。乔西是他们家最后一个来上学的孩子，也是难对付的主儿，就这话。最近二十年来，阿丰利学校陆陆续续都有派伊家的孩子在读书。我觉得他们活着就是让教师记住，这里可

不是他们容身之地。天哪！芭里家那闪光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是戴安娜给我发的信号，让我过去。”安妮笑道，“知道吗，我们一直还保持老习惯呢。失陪了，我得过去，看看她有什么事。”

安妮像只小鹿，跑下长着三叶草的山坡，消失在“闹鬼的林子”中的冷杉树阴影中。雷切尔太太宽容地打量着她的背影。

“有的地方她看上去还完全是个孩子。”

“从另一些地方来看，她完全是个成熟的女人了。”玛丽拉又用过去那种口吻，毫不含糊地说。

但是，正如那天晚上雷切尔太太对自己的托马斯说的，现在的玛丽拉，说话毫不含糊不再是她突出的性格特征了。

“玛丽拉·卡思伯特变得温和了，就这话。”

第二天傍晚，安妮来到阿丰利的小墓地，给马修的坟头换上新鲜的花束，又给苏格兰玫瑰浇了水。她在那里盘桓了很久，直到暮色很浓才回家。她留恋那一小块地方宁静和温馨的氛围，白杨树友好地对她沙沙低语，自由自在生长的青草说着悄悄话。最后她离开坟地，顺着向“闪光的湖”的下坡走去，太阳已经下山了。她面前的整个阿丰利笼罩在梦幻般的余晖之中——“古老的宁静永不消失的地方”。空气中有一股新鲜的气息，好像是风刚刚吹过三叶草的田野带来的甜蜜清香。宅院四周的树木丛中闪烁着明明灭灭的灯光。远处是大海，轻雾蒙蒙，紫气氤氲，而它那永无休止的低吟浅唱始终在耳际萦回。西方的景色柔和而色彩斑斓，投入池塘中的倒影显得越发柔和而迷离。面对这良辰美景，安妮心潮澎湃，她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向它们尽情吐露自己的心曲。

“亲爱的世界，”她低声道，“你多么美好，我庆幸活在你的怀抱中。”

下坡途中，从布莱思家大门走出一位高个的小

伙子，他边走边吹着口哨。他是吉尔伯特，一认出迎面而来的安妮，嘴边的口哨声便消失了。他很有礼貌地抬了抬帽子。要不是安妮停下脚步主动伸出手去，他会一言不发擦肩而过的。

“吉尔伯特，”她红着脸，说，“我想谢谢你。你为了我放弃了这里的学校。你太好了——我想让你知道，我对此非常感激。”

吉尔伯特热情地握住安妮伸出的手。

“这并非我特别善良，安妮。我很高兴能为你尽绵薄之力。此后我们能不能成为朋友？你真的原谅我以往的过错了吗？”

安妮笑了，她想抽回手，但没有成功。

“你帮我从池塘边上岸了，那天我就原谅你了，只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。我可是个固执的小傻瓜。我一直——我还是彻底承认了吧——从那以后，我一

直很后悔。”

“今后我们会成为最好的朋友，”吉尔伯特喜滋滋地说，“我们天生就应该是好朋友的，安妮。你一直在阻挠命运的安排，够久了。我知道我们在许多方面可以互相帮助。你准备继续学习，是不是？我也是。来，我送你回家。”

安妮走进厨房，玛丽拉好奇地望着她。

“跟你一起从小路过来的是哪个，安妮？”

“吉尔伯特·布莱思。”安妮答道，她发现自己的脸热了起来，很是恼火，“我在芭里家的山冈上遇到了他。”

“我没有想到你和吉尔伯特·布莱思好到这样的程度，居然在大门口跟他说了半个时辰。”玛丽拉生硬地笑了笑。

“我们向来不是——我们向来就是死对头。可是我们已理智地作出决定，将来成为好朋友。我们刚

才真的在那边待了半个小时了？好像只有几分钟。可是，你瞧，我们已有五年没说话了，有多少话要说呀，玛丽拉。”

那天晚上安妮久久地坐在窗口，心满意足，喜气洋洋。风在樱桃树枝间轻轻吹拂，送来阵阵薄荷清香，山谷里，冷杉的尖尖树梢上星星眨巴眼睛，戴安娜的灯光透过古老的缝隙仍然在闪烁着。

安妮从女王学院回来的那天晚上坐在窗口以来，她的活动天地变窄了。可是，即使她脚下的小路是狭窄的，她知道，这一路上仍然开放着恬静的幸福之花。真诚的工作带来的欢乐，有价值的追求，志趣相投的友情都将属于她。任何东西都无法夺走她那与生俱来的想象权利和梦幻的理想世界。总有峰回路转之时。

“苍天在上，愿万事美满！”安妮轻声祝愿道。